

文化內涵與新國家建構

●李敏勇／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國家的想像在許多詩人的作品中呈現形貌。

我自己有一首〈國家〉(1997)，呈顯我的視野，這首詩在我作詞，蕭泰然作曲的《啊，福爾摩沙》的四樂章大會唱的〈美麗的國度〉終章中出現，呼應著我的國家願景。

「我的國家

只隱藏在我心裡

沒有鐵絲網

沒有警戒兵

用樹葉編成的旗幟

飄揚在風中

樹身就是旗桿

遍佈島嶼的土地

有鳥的歌唱在樹林裡

隨著風的節拍回應自然的呼吸」

——國家

這樣的國家，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這是一種憧憬，一種想像。但卻也映照了現實中台灣國家的處境。

在台灣，我們有一個真正的國家嗎？

「中華民國」的國家符碼是不是一個屬於我們的國家？

1960年代，彭明敏和他的兩位學生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時，就刺破了「中華民國」在意理上的謊言虛構。這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國家符碼，原是1945年10月25日代表二戰時盟軍在亞洲遠東戰區接

收日本殖民統治權力放棄統治的台灣，因緣際會因東西方冷戰因素而成為美國的前線，在1949年中國大陸另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符碼後，留存下來。但1971年，聯合國作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並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國家條件後，已然變質。隨後並在日本與美國切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僅維持「台灣關係」後，「中華民國」成為在台灣的虛構、殘餘，他者國家條件。因為統治「中華民國」的政府仍然沒有真正釐清這個國家符碼的中國意理，並未真正完成具有憲法重新建構的新國家條件。

對於我而言，從意義上去思考，台灣的「國家」仍然只存在於我的心裡。現實的統治權力運作，我並不認為是真正的國家。除了法理上的思考，我的〈國家〉也隱藏著我心目中的願景。

「沒有鐵絲網／沒有警戒兵」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國家的領土界線以及國家的治理機制都存在著「鐵絲網」的意象，但詩人的想像提供某種視野，愛與和平的視野。

「用樹葉編成的旗幟」意味著綠色革命的國家條件，也意味著環境生態意識，是取代藍色革命和紅色革命的新進程，帶有進步性的想像。這在台灣，也意味著改變國民黨中國意理以及抵抗共產黨中國意理的意象。

在樹身的旗桿上插上樹葉編成的旗幟，是以每一棵樹為國家旗幟的意思，如果有這樣意思的國家，那麼自然會形成「有鳥的歌唱在樹林裡／隨著風的節拍回應自然的呼吸」這樣的情境與形貌。

詩人的文化想像與國家在法理上的形式當然是不同的，但是詩人提供觀照的視野，提供國家的文化想像。

在台灣，我們有一個真正的國家嗎？

接收國民黨中國，接管「中華民國」，已然完成台灣的國家建構嗎？當然不是，但是，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卻陷落在「中華民國」的意理裡。經由「中華民國」體制的選舉產生的非國民黨統治權力，統治著國民黨視為黨國的國民黨中國，並且在概括承受的格局裡被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治力量視為革命的對象，以政黨輪替進行「復辟」的權力競奪。

台灣的新國家建構並未在 2000 年阿扁總統和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後，形成關鍵性的契機，反而因為保守「中華民國」統治機器，而失去改革體制，真正重新建構一個不被中國意理牽絆的新國家的動力，造成了統治「中華民國」就要由墨守中國意理的國民黨執政的錯誤印象。

看看美國從大英帝國革命建國的例子，標榜「我們美國人民」在「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要建構一個新國家的例子，在經濟的條件也在文化的條件上形塑了一個新國家的動人視野，既召喚了人民也向要脫離的國度訴求。國家建構是政治的。但國家的一體兩面：社會，卻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經濟的課題是資源的生產、分配、使用，而文化的課題則是象徵、風格和價值。經濟的核心是利益或福祉；文化則是意義。只在利益或福祉推

敲，缺乏意義的認知和喚醒，對於新的國家建構且不充分的。

美國的獨立建國，是那個時代包括法國大革命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色旗彰顯的價值，是歐洲在近代人類文明貢獻的國家意義視野。不只歐洲，也在整個世界形成影響。民主國家的形式以及內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歐洲的思想和實踐。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在新的國家建構，如果不追溯這樣의思想和實踐，只保守在取國民黨中國的「中華民國」而代之，是不充分的。

我們要一個真正的新國家嗎？

如果要一個真正的新國家，不能只在經濟的課題或領域裡，而應該在文化的課題或領域裡，去想像一個新國家的視野。

台灣的新國家運動，早在彭明敏和他兩個學生的〈台灣人自救宣言〉發表時代就開始，在那的時期，據傳台大法律系的劉慶瑞也草擬過台灣的新國家憲法。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包括已取代國民黨執政了近六年的阿扁總統和民進黨，應該巡搜從那個時期開始，一部一部一冊一冊構思台灣新國家條件的新憲法。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林義雄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民間制憲運動的《台灣共和國憲法》……，這就是台灣新國家建構的文化視野，不只提供了經濟也提供了文化的內涵。

要改變國民黨中國意理的國家形式，改變「中華民國」的虛構、殘餘，他者條件。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包括政治人物和一般人民，要更強化國家的文化內涵，並且經由新國家的文化內涵去召喚當下在台灣對台灣的國家條件不知如何以對的人民。

國家是一個政治體，國家也是一個經濟體，國家更是一個文化體。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先要形成一個 Nation，然後再構成一個 State。美國是一個有許多 State 聯合而成 States，她的國民普遍形成美國人的 Nation 意識。美國這個 States，吸引許多不同國家的人民成為新國民，宣誓向美國效忠。美國的吸引力除了經濟，更多的是文化的理由，因為自由，也因為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讓美國成為引力極大的國家。

台灣在追尋建構國家的路程，不能只保守於接管、取代國民黨中國的中華民國。更多的文化視野，形塑更有文化內涵的國家形貌，才能真正召喚在這個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讓這些人民成為台灣新國家的國民，並且清楚自己的國家與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際，而且分際並非為了敵對，而是為了和平與友好的秩序。

我隱藏在心裡的國家也有現實的真實形貌。 ◎